

日本禪宗寺院之宋明伽藍神

二階堂善弘*

摘要

《水滸傳》第七十回有「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的記載。好像看《水滸傳》的人，馬上想起「招寶七郎」的樣子，因為那時一般人都認識招寶七郎的抬一隻手的神像。可是後來招寶七郎信仰衰落了，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七郎的樣子，所以不能了解這段話的真正意思。

宋、明時期，中國南方招寶七郎信仰非常流行，浙江地方從前有幾座七郎廟存在。有些佛寺以招寶七郎為伽藍神，那時稱為大權修利菩薩。還有安徽廣德的祠山張大帝的信仰也非常流行。《西湖二集》有「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的記載。江蘇、浙江、安徽供張大帝的廟挺多，有些佛寺認為張大帝也是伽藍神。

這些伽藍神傳播到日本，由於南宋佛寺跟日本佛寺之間的交流興盛，許多僧人來往。那時日本禪寺完全「拷貝」南宋佛寺的模樣，所以有些伽藍神也來到日本。日本建長寺、建仁寺、東福寺、泉涌寺、壽福寺等禪寺現在也供招寶七郎、祠山張大帝。可是明代以後在中華之地那些神明信仰慢慢地衰落了。

北宋時期渡到中國的日本僧侶成尋，拜了各地供地的伽藍神。就是東嶽大帝、平水大王、五通大帝、白鶴靈王等神明。但是卻沒有關公。好像那時候把關公當做伽藍神的佛寺還沒很多。

江戶時代初，在中國是明末時期，黃檗宗和隱元禪師從福建到日本來。日本宇治萬福寺供伽藍神華光大帝，華光大帝是在明代小說《南遊記》活躍的馬靈官。日本佛寺供華光的地方很多，但是日本人不知道華光是哪樣的神明，後來其名稱也忘了。而且中華之地華光的信仰也衰落了。本文要介紹這

* 作者係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

些中華之地忘記的伽藍神，而檢討其由來。

關鍵詞：禪宗寺院、伽藍神、招寶七郎大權、祠山張大帝、華光大帝

一、前言

現在我們去中國大陸的佛寺，會看見寺院的伽藍神多半是關公的情況。但是參觀日本、韓國佛寺的時候，幾乎不見關公作為伽藍神的佛寺，除了在日本長崎可以看見伽藍神是關公。因為江戶時代為了從清國來的商人而建佛寺，日本人稱為「唐寺」，就是崇福寺、興福寺、聖福寺、福濟寺四個佛寺。那些唐寺的伽藍神就是關公。可是其他的佛寺，卻看不見伽藍神關公。日本從很久以前受了中國佛寺的影響，如果唐代、宋代的伽藍神是關公的話，日本平安、鎌倉時代的伽藍神應該也是關公，可是沒有這種事。

由於南宋佛寺和日本佛寺之間的交流興盛，許多僧人來往。那時日本禪寺完全「拷貝」南宋佛寺的模樣，所以有些伽藍神也來到日本。日本建長寺、建仁寺、東福寺、泉涌寺、壽福寺等禪寺現在也供招寶七郎、祠山張大帝、感應使者、掌簿判官等。卻沒有關公。

日本平安時代，日本僧人成尋入北宋，他的《參天台五臺山記》記錄很多伽藍神。成尋看到的伽藍神是東嶽大帝、五通神、白鶴靈王、平水大王等。這些伽藍神跟南宋期的伽藍神差異也很大。

江戶時代初，在中國明末時期，黃檗宗和隱元禪師從福建到日本來。日本宇治萬福寺現在也供著伽藍神華光大帝。華光大帝是在明代小說《南遊記》中活躍的馬靈官。日本佛寺祭祀華光的地方很多，但是日本人不知道華光是哪樣的神明，後來其名稱也忘了；而且中華之地華光的信仰也衰落了。

總而言之，明代以前中華之地有多種多樣的伽藍神，可是經過清代，多半佛寺變成僅供關公一尊，後來其他的伽藍神都被忘記了。以下要介紹這些中華之地忘記的伽藍神，並檢討其由來。

二、伽藍神招寶七郎

鎌倉時代，中日之間有許多僧人來往。多半是禪宗的名師。有名的禪師有創建建長寺的蘭溪道隆、「老婆禪」的無學祖元、開臨濟宗的榮西禪師、開曹洞宗的道元禪師、建泉涌寺的俊苒等。在他們之前已有平安時代的喬然、成尋等日本禪師西渡北宋，開始文化交流。

南宋期有些佛寺被稱為「五山十剎」。郎瑛《七修類稿》有記載：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淨慈，寧波天童、育王等寺為禪院五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台州國清，福州雪峰，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邱為禪院十剎。又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為教院五山。¹

南宋五山就是徑山寺、靈隱寺、淨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鎌倉時代，模仿這五山，日本也作五山。本來鎌倉、京都有五、六座佛寺叫五山，然而後來增加了。現在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這五座就稱為「鎌倉五山」，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這五座稱為「京都五山」。另外加上京都南禪寺，稱為「五山之上」。

現在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泉涌寺等還供奉南宋時代的伽藍神，就是招寶七郎、祠山張大帝、感應使者、掌簿判官等。

招寶七郎又叫「大權修利菩薩」，傳說道元禪師回日本時即以之做保護神，所以現在所有的曹洞宗寺院均供奉招寶七郎。一般來講曹洞宗的寺院，中心供奉迦牟尼佛，旁邊供奉達摩大師、招寶七郎大權。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招寶七郎的信仰衰落了，幾乎都沒有供奉招寶七郎的廟。那神像有特色，抬起一隻手，像看遠方的樣子（圖一）。²

1 明·郎瑛，《七修類稿》（《明清筆記叢刊》，上海：中華書局，1959），卷5〈天地類〉，頁92。

2 關於招寶七郎，已有佛教美術方面的研究。請參考（日）塚本善隆，〈成尋の入宋旅行記に見る日中仏教の消長〉（《塚本善隆著作集》第6卷，收入《日中仏教交渉史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74），頁84-85；（日）H・デュルト，〈日本禪宗の護法神：大權修利菩薩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64(1984): 128-129；（日）佐々木章格，〈日本



圖一 招寶七郎大權（日本福島廣覺寺）

《水滸傳》第七十回有〈勢如招寶七郎〉的記載：

朱仝聽得，目視雷橫，說道，捉了劉唐去，卻值甚的。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朱仝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由你十個，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石子來時，面門上怎生躲避。急待抬頭看時，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仝急來快救，脖項上又一石子打著。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挺神威，掄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仝、雷橫。剛搶得兩個奔走還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著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³

筆者第一次看《水滸傳》時，不能了解那段的意思。推測「招寶七郎」就是某神明。可是沒有證據。後來在日本佛寺看招寶七郎的神像，才明白這一段

曹洞宗と大権修理菩薩》，《曹洞宗宗学研究所紀要》1(1988): 32-45；(日)中世古祥道，〈招宝七郎大権修理菩薩について〉，《宗学研究》35(1993): 232-237；(日)三山進，〈伽藍神像考——鎌倉地方の作品を中心に〉，《MUSEUM》200(1967): 12-27；(日)浅見龍介，〈禅宗の彫刻〉，《日本の美術》507(2008): 29-73；(日)田中知佐子，〈建長寺伽藍神像をめぐる一考察——中国風伽藍神像の系譜から〉，《佛教藝術》301(2008): 69-93。還有筆者，《アジアの民間信仰と文化交渉》(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2)。

3 明·容與堂本，《水滸傳》(《李卓吾評本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70回，頁1030。

的意思。原來張清抬起一隻手，那個動作很像招寶七郎的樣子。當時看《水滸傳》的人，馬上想起「招寶七郎」的樣子，因為那時一般人都認識招寶七郎的神像，可是後來招寶七郎信仰衰落了，現在幾乎都沒有人知道七郎的樣子，所以不能了解這段話的真正意思。

別的資料有《西遊記雜劇》。明代小說《西遊記》出版以前，其原型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雜劇》等文學作品。《西遊記雜劇》是元末明初之人楊景賢寫的雜劇，其內容與明小說《西遊記》差異很大。

《西遊記雜劇》中，觀音菩薩差保護三藏法師的「十大保官」。其內容如下：

觀音引揭帝上云，老僧為唐僧西遊，奏過玉帝，差十方保官，都聚于海外蓬萊三島。第一個保官是老僧，第二個保官李天王，第三個保官那吒三太子，第四個保官灌口二郎，第五個保官九曜星辰，第六個保官華光天王，第七個保官木叉行者，第八個保官韋馱天尊，第九個保官火龍太子，第十個保官迴來大權修利，都保唐僧，沿路無事。寫了文書，要諸天畫字。都畫字了，則有華光未至。此時想必來也。華光上云，釋道流中立正神，降魔護法獨為尊。驅馳火部三千萬，正按南方位丙丁。某乃佛中上善，天下正神。觀音佛相請，須索走一遭。⁴

李天王、哪吒太子、木叉、二郎神等神明在明小說《西遊記》中也出現，他們的角色還是非常重要的。華光大帝也出現，可是在明小說《西遊記》中沒有那麼重要。關於大權修利，明小說《西遊記》中完全沒有出現，不過《西遊記雜劇》的大權修利是非常重要的神明。因為在天竺交給三藏法師佛經的就是大權修利：

大權云：玄奘，我佛法旨，經文到處，著我隨所守護，沿路上我當保障你直到中原，諸寺但有經藏處，即有小聖。經藏吾神有大權，守經護法到中原。有經藏處休無我，永受香煙萬萬年。⁵

楊景賢是蒙古人，但是後來移居浙江，他的感覺跟一般漢人差不多。所以從他來看，大權修利是漢土普遍的神明。

4 明·楊景賢，《西遊記雜劇》，收入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8折〈華光署保〉，頁652。

5 明·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第22折〈參佛取經〉，頁691。

北宋時期渡中國的成尋好像看過招寶七郎。《參天台五臺山記》有這樣的記載：

五月十三日〈壬辰〉……先入勅羅漢院，十六羅漢等身木像，五百羅漢三尺像，每前有茶器，以寺主為引導人，一一燒香禮拜，感淚無極。次入食堂，禮七郎天燒香。食堂作法不可記盡，不思議也。⁶

那個「七郎天」應該是招寶七郎。不過一方面成尋所看到的伽藍神就是東嶽大帝、五通神、白鶴靈王、平水大王等，有人說這個「平水大王」就是招寶七郎，可是這點存疑。

關於招寶七郎，江戶時代的僧侶無著道忠在《禪林象器箋》中詳細地討論：

洞家諸刹所祠土地稱為招寶七郎。道元和尚歸朝時，潛形隨來護法。或云，亦是大權而已。大權修利是封號，本名招寶七郎。招寶山在鄞峰，此神祠于此，七郎蓋行第乎。止此。忠謂，此未輒信，可更攷。梅峰信和尚云，祀招寶七郎為護法，是唯局育王山。蓋按陶弘景，名勝力菩薩，有事緣于育王山，招寶七郎恐是弘景乎。永平道元和尚行狀云，寶慶三年冬，解纜發船，天寒，白雪霏霏，忽有化神現前，師云，汝何神。曰，我是招寶七郎，知師佩祖印還鄉，願相隨護正法。師嘆曰，汝若然，須現小身。神乃為白蛇三寸許，自入鉢囊而屈蟠。肥前州平戶嶋有祠，神名七郎權現，蓋招寶七郎也。昔者唐船來，皆著於平戶，故唐人祭之為護船之神，猶如今時長崎媽祖。此祠至今存，其祠扁紹法二字，蓋訛招寶也。……忠曰，招寶七郎本護船神，而延彬無失于船，故雅稱也，非延彬實是招寶神。……忠曰，按名勝志，鄞山、阿育王山皆在浙江寧波府鄞縣，招寶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故舊說招寶山在鄞峰，七郎亦是大權者，余未信之。廣輿記寧波府云，招寶山，一名候濤山，四向海天無際，朝鮮、日本諸夷之域，皆在指顧中。⁷

無著道忠以為招寶七郎和大權修利為別的神明。不過在南宋時代，他們已經形成一個不相離的神明。吳泳《鶴林集》有記載：

6 (日) 平安時代·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15冊，東京：名著普及會，1980)，第一〈熙寧五年五月十三日〉，頁12。

7 (日) 江戶時代·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靈像類下〈招寶七郎〉，頁180-181。

龍山真聖觀，靈感大權尊聖招寶七郎，封助靈侯。⁸

無著道忠所指摘的內容之中，更重要的是招寶七郎稱為「海神」。明清時代媽祖信仰發展以前，華南有多種海神，招寶七郎、東海龍王、南海廣利王、八大龍王等。可是後來龍王變成「敖家兄弟」的四海龍王。日本長崎平戶地方有「七郎宮」。原來平戶地方從中國來的僑民很多，他們多半是商人，所以爲了海上貿易安全，祭祀招寶七郎。日本九州地方還保留著七郎信仰，在「七郎神社」祭祀。可是現在完全變成日本神明，叫「七郎氏廣」。

現在中國大陸幾乎沒有招寶七郎的信仰，不過有些寺廟還保留著痕跡。寧波阿育王寺，在舍利殿有招寶七郎的神像。舍利殿中心有釋迦牟尼舍利，旁邊有劉薩訶，又有抬一隻手的招寶七郎。但是阿育王寺的僧人只說那個神像就是「保護神」，不知道那神像的名稱。

浙江建德梅鎮，有一座「七郎廟」，現在變成「開元寺」。做爲佛寺，中心供的就是觀音菩薩，旁邊供七郎與東海龍王。只是那個「七郎」變成楊家將的「楊七郎」，好像對現在的中國人而言，七郎就是楊七郎呢。

三、伽藍神祠山張大帝

另一個伽藍神是祠山張大帝。南宋時代，祠山張大帝的信仰非常流行。⁹《西湖二集》有「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的記載。江蘇、浙江、安徽供張大帝的廟很多，有些佛寺認爲張大帝也是伽藍神。日本建長寺、建仁寺、東福寺、泉涌寺、壽福寺都有祠山張大帝神像（圖二）。

清代趙翼在《陔餘叢考》如此論祠山張大帝：

俗祀祠山神，稱爲祠山張大帝。……宋稗所載更詳，謂其神姓張，名渤。烏程縣人，役陰兵導河，欲通廣德，自長興縣疏鑿聖瀆。先與夫人約，每鉤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見之。後夫人遺餐于鼓，鴉啄鼓

8 宋·吳泳，《鶴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卷11〈外制〉，「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2013.3.6上網）。

9 關於祠山張大帝，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陳穎瑩，「宋代張王信仰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12），有詳細的討論。並參筆者，《アジアの民間信仰と文化交渉》。

鳴，王以為餉至。至則無有。已而，夫人至，鳴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親至河所，見王為大豕，驅陰兵開濬。王見夫人，自慙，工遂輟，而逃于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人思之，為立廟。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為石人，亦立廟。歷漢唐以來，廟祀不廢云。詹仁澤、曾樵又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蹟，名祠山家世編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雜識，廣植守廣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會。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發視，無有焉。此祠山神之見于小說者也。文獻通考，祠山神在廣德，土人多以耕牛為獻。南唐時聽民租賃，每一牛出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以葺廟宇。上曰，此載在祀典，應官為修葺。宋史范師道傳，廣德縣有張王廟，民歲祀神，殺牛數千，師道至，禁絕之。黃震傳，通判廣德軍，舊有祠山廟，民禱祈者，歲數十萬。其牲皆用牛，并有自嬰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傳，瑛守廣德，禁祀祠山。……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濟，而王號如故。明史禮志，祠山廣惠張王渤，以二月十八日祭，則所謂張大帝者，本流俗之稱，安得以流俗所稱之帝，而擬之昊天上帝乎。¹⁰



圖二 祠山張大帝（鎌倉壽福寺）

「張大帝」就是民間的稱號，王朝的封號只是「王」而已。祠山張大帝本

10 清·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卷35〈祠山神〉，頁728-729。

廟在安徽廣德。南宋時期，華南地區非常流行。根據陳穎瑩氏研究，北宋期只有二十六座張王廟，可是南宋時增加到一百六十座廟。¹¹南宋時期官方禁用牛肉祭祀，但是廟會時候人民都用牛肉，並吃牛肉。

《搜神廣記》、《三教源流大全》都有祠山張大帝的記載：

大帝姓張，諱渤，字伯奇，武陵龍陽人也。父龍陽君，母曰張媪。龍陽君與媪，遊於太湖之陂。忽風雨晦冥雷電並起，失媪處，俄頃，開霽。媪言見天神賜以金丹，已而，有娠。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隆準修髯。……唐大寶中禱雨感應，初贈水部員外郎，橫山改爲祠山。昭宗贈司農少卿，賜金紫。景宗封廣德侯。南唐封爲司徒封廣德公。後晉封爲廣德王。宋仁宗封爲靈濟王，至寧宗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改封正祐聖烈真君。至感淳二年加封。¹²

無著道忠在《禪林象器箋》討論祠山張大帝的問題：

歸宗寺土地與蘭溪和尚有因緣，建仁寺祀之，爲土地神。見夢語集。義堂日工集云，建仁月心云，祠山大帝，廬山歸宗土地神也。大覺禪師在唐時，夢感示日本有緣，如此三度矣。江東祠山府前有穴，深廣丈餘，每歲祭祀飲食等物，內其穴中，未嘗作堆，如消化者，謂之埋藏，或云穴通南海。建長開山大覺禪師蘭溪和尚行狀云，有時遊山之次，有峨冠異人招手，謂師曰，汝緣在東方。師回首之頃，便不見。偶到歸宗寺祠山大帝靈祠，而物色前所現異人是也，師深疑之。東遊，掛錫於明州天童，時聞日本船在來遠亭，往觀之於浮橋頭，異人又現師前曰：時已至矣，速去。速去。師過橋，半里許，有一古廟，入門顧，便是祠山大帝也。師燒香，誓曰：我若建立伽藍，請汝爲土地神，善自記取。乃偕義翁、龍江等數人，登日本船，到博多上岸。桂林和尚名德昌，嗣和甫忍公。¹³

原來祠山張大帝與蘭溪禪師有緣，但是這個記載也屬於傳說而已。

南宋時期祠山張大帝的信仰很普遍，所以當作伽藍神來日本。不過明代以後，沒有官方的祭祀，張大帝的信仰慢慢地衰落了。

11 陳穎瑩，「宋代張王信仰研究」，頁 105。

12 元·秦子晉，《搜神廣記》（收入《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後集〈祠山張大帝〉，頁 542-546；明·撰者不詳，《三教源流大全》（收入《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卷 3〈祠山張大帝〉，頁 118-121。

13 （日）江戶時代·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靈像類下〈祠山張大帝〉，頁 181-187。

杭州原有規模大的「張王行祠」等幾座張王廟，可是現在完全沒有了。太湖周邊也有幾座廟，現在也都沒有了。有些道觀、廟還保留著張大帝的神像。

筆者 2012 年夏天調查江蘇、安徽、浙江的寺廟。有些張王廟還存在。浙江湖州廣惠廟，根據紀錄為北宋治平年間建，乃經過一千年以上的古廟。但是筆者訪問時，主神已經變為黃大仙，旁邊供觀音菩薩等。本來的主神張大帝還在，只是在山門的王靈官後面而已。

安徽廣德，原來是張大帝信仰的中心，不過現在當地人幾乎都不知道張大帝。廣德西方有祠山，現在變成「橫山國家森林公園」。那座山不高，僅僅一百多米而已，宋明時有壯麗的祠山殿，現在都消失了。旁邊有一座佛寺，叫「祠山寺」，那個地方有新建的祠山殿，有「祠山祖庭」的牌子。可是那座祠山殿是完全靠文獻資料建成的。

江蘇高淳樞溪鎮，這個地區還保留著張大帝信仰。每年開「祠山廟會」，該地區有大山寺祠山大殿、張渤紀念館、東嶽祠山殿、祠山殿等幾座張大帝的廟。當地人日常拜張大帝，還保留著古老的信仰。真的很寶貴。

四、感應使者和掌簿判官等其他

除了招寶七郎和祠山張大帝以外，日本佛寺還供有些伽藍神。日本東福寺、建長寺、泉涌寺有感應使者和掌簿判官的神像（圖三、圖四）。無著道忠在《禪林象器箋》論感應使者說：

忠曰：蓋位在判官下。東福寺所設像，左手持槌，右手持棒而擔右肩。三聖寺土地堂感應像，右手持槌，左手提棒，與東福像左右相反，皆被髮，不復著巾，所謂作卑下之容也。¹⁴

道忠又論掌簿判官說：

忠曰：是土地神之屬從者，凡張大帝、大權修利等，一切神前不妨皆安此像。蓋護法神天各執賞罰之權，須備掌簿錄之官吏也。慧日山東福寺土地堂安梵天帝釋據床像，像東安掌簿判官立像，其像著襪頭，左手持卷

14 (日) 江戶時代·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靈像類下〈感應使者〉，頁 195。

軸，右手握筆。梵釋像西，安感應使者立像，右手持棒擔于右肩，左手持槌。……忠曰：已稱判官，而在土地神前，則可證大帝、大權等屬官矣。¹⁵

感應使者拿槌和棒，掌簿判官拿卷軸和筆。多半神像做這樣。這兩位神，和祠山張大帝一起供的比較多，建長寺、東福寺、泉涌寺等，組合這三位神像，卻沒有招寶七郎。關於感應使者和掌簿判官文獻上的記載太少。掌簿判官就是冥界的判官，所以地獄方面有紀錄，可是感應使者沒有。所以筆者懷疑「感應使者」就是「監齋使者」寫錯的可能性。



圖三 感應使者（京都東福寺）



圖四 掌簿判官（京都東福寺）

鎌倉建長寺現在有五位伽藍神神像，其中後面的立像就是感應使者和掌簿判官，前面一個就是祠山張大帝，然而前面兩位神像還不明白其由來。鎌倉壽福寺也有三位伽藍神神像，其中一位抬起一隻手，就是招寶七郎大權。一位拿著笏，就是山祠山張大帝，可是還有一位就不明白，看起來老人的樣子，拿著如意。和建長寺的一位拿的樣子差不多。

大休正念禪師在《念大休禪師語錄》說到當時伽藍神的樣子。禪師先住

15 (日) 江戸時代・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靈像類下〈掌簿判官〉，頁 194。

建長寺，後來去壽福寺。夢裡出現壽福寺的三位伽藍神，他們商量的內容就是這樣：

歲夜小參。山僧夜來得一夢，夢見土地相賀曰：且喜年終歲至，臘盡春回。摩訶修利云：奇哉常年三百六十日，不剩不少。閏年三百九十日，不少不剩。白山云：不然。常年旬日不少，固是尋常，閏年旬日不剩，此說未可。祠山云：果然盡我神通妙用，聖智聰明，從年頭數至年尾，也不能恰好去，於是質之。¹⁶

這裡出現的就是「摩訶修利」、「白山」、「祠山」三位伽藍神。「摩訶修利」就是大權修利，「祠山」就是祠山張大帝，剩下的一位就是「白山」。

日本也有山神「白山神」，可是大休正念禪師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和尚，好像不知道日本的白山神，這一段的白山，應該是中國的白山神。



圖五 白山神（鎌倉壽福寺）

原來伽藍神，有時是寺院的地方土地神，而南宋時代，土地神就是那個地方的龍王等神明。無著道忠在《禪林象器箋》論土地神有如此者：

忠曰：守護其封境之神稱土地也。……餘冬序錄云：爵尊、德尊、齒尊之

16 (日) 鎌倉時代·大休正念，《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東京：名著普及會，1982)，頁 79。

人，往往沒而得祭於里社，俗謂土地神是也，里人或爲之立廟。徑山土地神，名靈澤龍王，寺有龍王殿。無準徑山錄云，靈澤之殿。大慧年譜云，師住徑山時，紹興九年己未，以神龍未有封號，敷奏于朝，蒙賜侯，曰廣潤，廟曰靈澤。靈隱護法神，名靈鷲山王。正宗贊月堂昌禪師贊云，拋擲冷泉，靈鷲山王，忙忙尋討。解者曰，靈鷲山王，靈隱護法神也。雪峰土地神，名松山。雪峰錄難提塔銘云，土主曰松山，卯塔號難提。嘉興府興聖寺土地神，名千聖小王。虛堂與聖錄云，千聖小王怒發，將鴛鴦湖一腳踢翻。¹⁷

徑山寺土地神就是靈澤龍王，靈隱寺保護神就是靈鷲山王。好像「白山」也可能是山神或者龍神。其實寧波天童寺在「太白山」，那個土地神稱爲「太白山龍王」。現在天童寺沒有神像，可是伽藍殿還保留著「太白永濟龍王之神位」的牌位。《續燈正統》卷 20 有這種記載：

元宵上堂。昨夜摩騰法師，遍點蓮燈，助佛光明，直得善信真人，失卻光彩。太白龍王出來道，我從龍種上尊王佛時住此山，未聞有者箇消息。于是空中打箇閃電，變作滿天黑風暴雨，還委悉麼，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¹⁸

天童寺的龍王就是太白山龍王。好像大休正念禪師所看的白山神，就是壽福寺剩下的一位神像，有可能是從寧波天童寺來日本的「太白山龍王」。所以，壽福寺的三位神像，一位是招寶七郎大權，一位是祠山張大帝，一位是太白山龍王。建長寺的一位也是太白山龍王。

五、明代伽藍神華光大帝

江戶時代初期，日本還沒有鎖國。黃檗宗傳到日本，隱元禪師來日本，在宇治做萬福寺，黃檗文化的影響力非常大，日本佛教界也受到極大的影響。

宇治萬福寺現在也保留著當時的偉容，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的形式，是日本其他的佛寺所不見。旁邊有開山堂和伽藍堂。伽藍堂供的神

17 (日) 江戶時代·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靈像類下〈土地神〉，頁 175-177。

18 清·別菴性統，《續燈正統》(《卍新纂續藏經》第 84 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www.cbeta.org/> (2013.3.6 上網)，卷 20〈寧波府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

像，這三百年來人們都以爲是關公。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也有這種記載：

忠曰，日本黃檗山伽藍堂神三目，問之，則云關帝也。關帝見智者時，未始言三目，未知唐人何據矣。¹⁹

道忠懷疑，關公爲什麼有三隻眼，這個理所當然。筆者也在直接看那神像以前，以爲那神像就是關公。但是去萬福寺看過那神像，有三隻眼而且沒有鬍子，又沒有關平和周倉，這怎麼可以認爲是關公呢？好像清代以後大部分的佛寺伽藍神變成關公，後來看伽藍堂的人也沒有注意到其他伽藍神，所以人們都以爲是關公呢！

現在看宇治萬福寺的伽藍神像，有三隻眼，沒有鬍子，手裡拿著金磚，明明是五顯華光大帝（圖六）。三百年的誤會，到了現在才解決了。旁邊供著日本財神大黑天和辯才天。好像開始的時候，人們認爲華光也是財神。萬福寺的華光，就是有名的佛匠范道生做的。范道生的技術，影響到日本佛匠，模仿的作品很多。

華光大帝就是道教方面稱爲馬靈官、馬元帥者。溫、關、馬、趙就是道教四大元帥。佛教方面馬靈官叫「華光菩薩」。有些黃檗宗資料稱爲華光菩薩。



圖六 華光大帝（京都萬福寺）

19 （日）江戶時代·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靈像類下〈關帝〉，頁 194。

華光大帝的性格非常複雜。²⁰ 華光是火神，同時是有名的財神。和五通神、五顯神有密切的關係，在道教方面叫馬靈官，有時候稱為「五顯靈官大帝」。關於華光大帝，《三教源流大全》有記載，這個還保留著華光古老的傳說：

詳老帥之始終，凡三顯聖焉。原是至妙吉祥化身。如來以其滅焦火鬼，憤有傷於慈也，而降之凡。遂以五團火光投胎于馬氏金母，面露三眼，因諱三眼靈光。生下三日能戰，斬東海龍王以除水孽。繼以盜紫微大帝金鎗，而寄靈于火魔王公主為兒，手書左靈右耀，復名靈耀，而受業於太惠盡慈妙樂天尊，訓以天書，凡風雷龍蛇馘鬼安民之術，靡取不精，乃授以金磚三角，變化無邊。遂奉玉帝勅，以服風火之神，而風輪火輪之使。收百加聖母，而五百火鴉為之用。降烏龍大王而羽之翼。斬揚子江龍而福于民。屢經艱險，至忠也。帝授以左印右劍，掌南天事，至顯也。錫以瓊花之宴，金龍太子為之行酒，至寵也。殊憶太子傲，侮怒帥，火燒南天關，遍敗天將，下走龍宮，中戰離婁、師曠偕以和合二神，仍答金龍以洩其憤。至不得已，又化為一包胎而五昆玉，二婉蘭共產於鬼子母之遺體，又以母故而入地獄，走海藏，步靈台，過艷都，入鬼洞，戰哪吒，竊仙桃，敵齊天大聖。釋佛為之解和，至孝也。後復入菩薩座左，至慧也。玉帝以其功德齊天地，而勅元帥于玄帝部下，寵以西方，領以答下民妻財子祿之祝，百叩百應，雖至巫家冤枉祈禱之宗，悉入其部，直奏天門，雷勵風行焉。²¹

這個故事，後來編輯成明小說《南遊記》。華光在元明通俗文學作品中常常出現。《水滸傳》中，李逵和張順的爭鬥就這樣描寫：

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個是小孤山作怪妖魔。這個似酥團結就肌膚，那個如炭屑韌成皮肉。一個是色依壬癸，一個體披庚辛。那個如三冬瑞雪重鋪，這個似半夜陰雲輕罩。一個是馬靈官白蛇托化，一個是趙元帥黑虎投胎。這個似萬萬鈍打就銀人，那個如千千火煉成鐵漢，一個是五臺山銀

20 有關華光大帝的研究有黃兆漢《中國神仙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49-87；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80-221. 賈二強，《唐宋民間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 338-372。還有筆者，《アジアの民間信仰と文化交渉》，頁 79-116。

21 明·撰者不詳，《三教源流大全》，卷 5〈靈官馬元帥〉，頁 220-221。

牙白象，一個是九曲河鐵甲老龍。這個如布漆羅漢顯神通，那個似玉碾金剛施勇猛。一個盤旋良久汗流遍體并真珠，一個揪扯多時水浸渾身傾墨汁。那個學華光藏教主向碧波深處現形骸，這個相黑殺天神在雪浪堆中呈面目。²²

李逵臉色黑，所以用趙公明、黑殺神來描寫；張順臉色白，所以用馬靈官、華光來描寫。通過這些資料，元明時代華光信仰很普遍，人們都知道華光的樣子。

元明雜劇作品，有的華光和五顯一起出現，這時候五顯中華光在內，或者在外，卻不明白。《三教源流大全》中，馬靈官之外還有五顯神的項目：

按祖殿靈應集云：五顯公之神，在天地間相與為本始，至唐光啓中乃降於茲邑。圖籍莫有登載，故後來者無所考據，惟邑耆耄口以相傳，言邑民王瑜有園在城北偏，一夕，園中紅光燭天，邑人麋王觀之。見神五人自天而下，導從威儀如王侯狀，黃衣皂纓，坐胡床，呼瑜而言曰，吾授天命，當食此方，福佑斯人。訪勝尋幽，而來至止，我廟食此，則佑汝亦無憂。瑜拜首曰：惟命。言訖祥雲四方，神昇天矣。明日邑人來相宅，方山在其東，佩山在其西，左環杏墩，右繞蛇城，南壯兩潭，而前坐後大溪，北來縈紆，西下兩峰，特秀巉然，水口良然，佳處也。乃相與子來斬竹蘿草，作為華屋，立像肖貌，揭虔安靈，四遠聞之，鱗集輻輳，自是神降，格有功於國，福佑斯民，無時不顯。先是廟號，止名五通。大觀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年間封兩字侯，紹興中加四字侯，乾道中加八字侯，淳熙初封兩字公，甲辰間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慶元六年加八字王。喜泰二年封兩字王，喜定元年封四字王，累有陰助于江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詔下封八字王，理宗改封八字王號。²³

北宋時期，成尋看的伽藍神中有五通神，如果是這樣的話，五顯當伽藍神的時間比較長。五顯本來是安徽婺源信仰，後來發展到全國。

華光與大權，在《西遊記雜劇》裡都曾出現，而兩位神都當伽藍神的紀錄也有。《淨慈寺志》中有記載：

伽藍殿三楹，在毘盧閣基之左，內供護教明王、華光、修利及六甲諸

22 明·容與堂本，《水滸傳》（《李卓吾評本水滸傳》），第38回，頁555。

23 明·撰者不詳，《三教源流大全》，卷2〈五聖始末〉，頁65-66。

神。²⁴

從紀錄來看，杭州淨慈寺，以前供明王、華光大帝、大權修利。不過現在都沒有了。

明代以後，華光大帝的信仰慢慢地衰落了。杭州附近原有幾座華光廟，現在都消失了。現在福建、廣東地區還保留著華光信仰，廣東地區華光變成「戲神」，藝人都供奉華光大帝。

福建保留華光的就是閩東地方。福州、福清、馬祖列島有幾座華光廟。閩南、臺灣的話，五顯廟比較多。有特色的就是馬祖列島的華光信仰，那地方還保留著古老的信仰，比方以前福州附近流行的白馬三郎的廟。有時候白馬三郎、華光一起祭祀。

京都萬福寺的華光大帝，當然反映著福清地方的華光信仰。福清、福州的佛寺和道觀，有的地方供華光大帝。福清萬福寺的伽藍神是關公和華光。福州開化寺也一樣。福清石竹山道院也供華光大帝，可是其他的地方很少見到這種情況。

在日本，受了范道生的神像影響，各地做華光的神像，仙台大年寺、東京豪德寺、福井永平寺、長崎興福寺都有華光神像。可是日本人不知道華光是什麼樣的神明，所以有的佛寺稱為「關帝」，當然不對，現在這個誤會已慢慢地改變了。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吳泳，《鶴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 (2013.3.6 上網)。

元·秦子晉，《搜神廣記》，收入《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明·郎瑛，《七修類稿》，收入《明清筆記叢刊》，上海：中華書局，1959。

明·容與堂本，《水滸傳》（《李卓吾評本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4 清·釋大壑，《南屏淨慈寺志》（《杭州佛教文獻叢刊》第8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頁52。

- 明·楊景賢，《西遊記雜劇》，收入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撰者不詳，《三教源流大全》，收入《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清·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清·別菴性統，《續燈正統》，《卍新纂續藏經》第84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www.cbeta.org/>（2013.3.6上網）。
- 清·釋大壑，《南屏淨慈寺志》，收入《杭州佛教文獻叢刊》第8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
- （日）平安時代·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15冊，東京：名著普及會，1980。
- （日）鎌倉時代·大休正念，《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第96冊，東京：名著普及會，1982。
- （日）江戶時代·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收入（日）柳田聖山主編，《禪林象器箋·葛藤語箋》（禪學叢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二、近人論著

- 黃兆漢 2001 《中國神仙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賈二強 2003 《唐宋民間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von Glahn, Richard. 2004.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皮慶生 2008 《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穎瑩 2012 「宋代張王信仰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日）二階堂善弘 2012 《アジアの民間信仰と文化交渉》，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

Temple Guardian Gods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t Japanese Zen Monasteries

Nikaido Yoshihiro*

Abstract

A line in chapter 70 of *Shui hu zhuan* (水滸傳 The Water Margin) reads: “Zhang Qing raised a hand in the manner of Zhaobao Qilang” 張清手起, 勢如招寶七郎. Reading this, apparently most early readers of *Shui hu zhuan* would immediately recall statues of the then-popular temple guardian deity Zhaobao Qilang 招寶七郎, who is depicted as raising his hand over his eyes as if gazing into the distance. Later, however, belief in Zhaobao Qilang declined; nowadays very few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Qilang and his posture, and so cannot really grasp the real meaning of this description.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belief in Zhaobao Qilang was very popular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past there existed several temples dedicated to him in Zhejiang. Some Buddhist temples regarded him as a temple guardian deity, calling him Daquan Xiuli Pusa 大權修利菩薩. In Guangde County, Anhui 安徽廣德, belief in Cishan Zhang Dadi 祠山張大帝 was also very widespread. *Xihu erji* (西湖二集 West Lake: Second Collection) refers to Cishan Zhang Dadi as “the lord of the world of the spirits” 祠山張大帝, 天下鬼神爺. There existed many Zhang Dadi temples in Jiangsu 江蘇, Zhejiang 浙江, and Anhui 安徽, and some Buddhist temples also regarded Zhang Dadi as a Temple guardian god.

Due to a flourishing of exchange between Buddhist temples in Southern

* Nikaido Yoshihiro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t Kansai University..

Song China and Japan, many monks traveled back and forth. At that time Japanese Zen temples were designed and built to closely imitate Song Buddhist temples, and consequently some temple guardian gods also made the crossing to Japan. In Japan, Zhaobao Qilang and Cishan Zhang Dadi can still be seen in some Zen temples, for example at Kencho-ji 建長寺, Kennin-ji 建仁寺, Toufuku-ji 東福寺, Sennyu-ji 泉涌寺, and Jufuku-ji 壽福寺. In China, however, from the Ming dynasty faith in these gods began to slowly declin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Japanese monk Jo-jin 成尋 made the journey to China in search of Temple guardian gods. Though he was able to find Dongyue Dadi 東嶽大帝, Pingshui Dawang 平水大王, Wutong Dadi 五通大帝 and Baihe Lingwang 白鶴靈王, he did not encounter Guangong 關公. It seems that by that time few temples worshipped Guangong 關公 as a temple guardian de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do period,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China, Yin Yuan's 隱元 Huang Bo sect (黃檗宗 Oubaku-shu) arrived in Japan from Fujian 福建. The guardian deity in Oubaku temples is Huaguang Dadi 華光大帝. Huaguang Dadi appears in the Ming dynasty novel *Journey to the South* 南遊記 as Ma Linguan 馬靈官. Many local Japanese Buddhist temples featured Huaguang, but many Japanese did not know what kind of god Huaguang was, and later his name was also forgotten. In China too, faith in Huaguang wane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se forgotten temple guardian gods, and reviews their origins.

Keywords: Zen monasteries, temple guardian gods, Zhaobao Qilang 招寶七郎, Cishan Zhang Dadi 祠山張大帝, Huaguang Dadi 華光大帝